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資治通鑑

一

卷一至卷二十九

資治通鑑序

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
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
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
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
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
軒轅至于麟止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
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

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閣繙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

序

模利害之効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
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
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戶牖
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
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
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
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自餘治世盛
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
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

究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
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

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

進讀

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資治通鑑序終

序

資治通鑑卷第一

朝散大夫議奏權御史亮理檢使護軍亮奏爲亮司馬光奉

勅編集

周紀一

一起著雍攝提格蓋亥
一熒困卯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臣光
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
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
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
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
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

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
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
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
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
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
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
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
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
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
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
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

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
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
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
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
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
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
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
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
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
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

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烏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縣縣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

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相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

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
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
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
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
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
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
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
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
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
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

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
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
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栢子宴於藍
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
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
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
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
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螞蟻蜂虻皆能害人況君相乎
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
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
人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

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交
求地於魏栢子栢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栢子曰
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
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
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
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
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栢
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
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
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宗襄子曰民
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

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
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
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
龜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
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
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
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
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
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
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
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

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王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

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
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
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
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
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
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
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
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
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
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
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豎乳